

## 伊核协议签署后的伊朗：一个崛起大国的战略方针

[美] 弗林特·莱弗里特 [美] 希拉里·莱弗里特

**内容提要：**随着伊核协议的缔结和实施，伊朗精英认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会因此跻身大国之列，世界其他精英群体也愈发把伊朗看成一个“崛起”大国。本文认为，尽管伊朗将长期把美国视为其主要威胁，但仍愿意同美国进一步改善关系。伊朗精英们对于指引伊朗未来崛起战略方针的分歧在于，伊核协议在多大程度上能被看作美国对伊态度的转折点。这场辩论的最终结果，取决于美国与伊朗之间的互动。目前还没有足够理由相信美国对伊政策会在未来几年发生根本转变。伊朗的外交决策将关注于两个方面的选项：加强同美国的欧洲和东亚盟友的联系，发展同俄罗斯和中国等非西方大国的关系。德黑兰并不希望过度依赖单一的或某一类的盟友，这一趋势将影响伊朗近期和中期的外交战略。

**关键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伊核协议 崛起大国 美国

在几乎所有政治秩序下，无论在地区环境中还是全球尺度上，伊朗都堪称一个中心国家。这是由于伊朗拥有的领土面积、人口规模、地缘战略位置，以及源于几乎同中国一样久远历史的文明国家身份。长期以来，这些特点使得伊朗为那些试图在欧亚大陆的核心地带扩大影响的扩张主义国家所关注，也使伊朗成为19世纪到20世纪初的大英帝国与俄罗斯帝国，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英国与苏联进行帝国竞争的目标。自20世纪中叶，这些特性又使得伊朗成为美国战略雄心中高度优先的目标。进入石油时代后，伊朗丰富的碳氢化合物资源又进一步增强

---

[美] 弗林特·莱弗里特 (Flynt Leverett)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国际事务学院教授; [美] 希拉里·莱弗里特 (Hillary Mann Leverett) 战略能源与全球分析咨询机构 (Strategic Energy and Global Analysis) 首席执行官。

了其战略重要性。

所以几乎在任何政治秩序下，伊朗都是一个核心国家。在现在的政治秩序下，即1979年革命后建立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中，参与政治的伊朗人致力于实现作为革命目标的、自主设计的秩序：把政治参与、选举与伊斯兰治理的原则和制度结合起来。伊斯兰共和国还致力于实现另一项革命目标，即在伊朗被美国及其他外部大国控制下的傀儡政权统治一个半世纪后，重振伊朗的有效主权并实现真正的外交政策独立。这些承诺赋予当今伊朗政权相当程度的合法性，扩大了伊朗的地区影响力，并支持伊朗在全球尺度下成为一个“崛起”大国。

《联合全面行动计划》(JCPOA，中文简称“伊核协议”)，即伊朗与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和德国之间的核问题协议于2015年7月完成相关谈判，2016年1

**伊核协议是伊朗  
成为崛起大国过程中  
的重要转折点。**

月正式生效，这是伊朗成长为崛起大国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sup>1</sup> 长期以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目标是成为中东地区经济上、科技上、社会上和政治上最先进的国家。即便在2000—2010年美伊关系恶化、伊朗经济遭受美国升级的制裁和应美国要求的多边与第三方国家制裁的压力下，伊朗仍为实现这个目标取得了一些重要进展：

-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实现了若干发展目标，例如减少贫困，提供医疗服务，建设基础设施，普及教育并增加了妇女的机会。这些进步不仅仅超出了巴列维王朝时期所取得的成就，而且即便以国际标准衡量也令人印象深刻。<sup>2</sup> 2007年，提出“金砖国家”概念（先是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四国，后来加入了南非）的高盛研究部门将伊朗纳入“新钻11国”概念中，即下一代的11个大型新兴市场中。<sup>3</sup>
- 不断增加的科技研发投入让伊朗在各个领域取得的领先成果明显增加，若以伊朗研究者在国际承认的知名刊物上发表的科技文章数量以及其他指数来看，伊朗现在是中东地区的头号科技大国，且其科研成果的增长率也是世界上最快的。<sup>4</sup>

1 Joint Comprehensive Plan of Action, July 14, 2015, [http://eeas.europa.eu/statements-eeas/2015/150714\\_01\\_en.htm](http://eeas.europa.eu/statements-eeas/2015/150714_01_en.htm).

2 相关讨论可参见：Flynt Leverett and Hillary Mann Leverett, *Going to Tehran: Why America Must Accept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New York: Picador, 2013, pp. 187-194.

3 Dominic Wilson and Anna Stupnytska, “The N-11: More Than an Acronym,” Global Economic Paper No. 155, Goldman Sachs Economic Research Group, March 28, 2007, <https://www.chicagobooth.edu/~media/E60BDCEB6C5245E59B7ADA7C6B1B6F2B.pdf>. “BRICs”这一缩略词最早见于 Jim O’Neill, “Building Better Global Economic BRICs,” Global Economic Paper No. 66, Goldman Sachs Economic Research Group, November 30, 2001, <http://www.goldmansachs.com/our-thinking/archive/archive-pdfs/build-better-brics.pdf>.

4 Flynt Leverett and Hillary Mann Leverett, *Going to Tehran*, p. 194.

- 此外，伊斯兰共和国一定程度上证明了自己，尤其是在所谓“阿拉伯觉醒”（Arab Awakening）掀起的风暴中，伊朗的政治秩序是中东地区最为有效和稳定的。<sup>1</sup>

伊朗还无可争议地扩展了其地区影响力，但这并不是通过军事手段实现的。美国政府谴责伊朗采取“威胁性”的外交姿态，说伊朗谋求获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支持若干被美国定性为恐怖主义组织的社会运动（团体）。然而，伊朗从未像其他本地区行为体（或者美国）那样攻击过或威胁过其他国家，它现在实际上也不具有在边界以外投射常规武装力量的能力。伊朗也已经发展了非对称作战能力，这样它就可以信心十足地威胁使用这种能力对抗侵略。但与美国和以色列所声称的不同，德黑兰并没有为此部署核化生武器。伊朗所依赖的只是常规弹道导弹及阻断波斯湾正常航运的能力，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防御性姿态，即便美国国防部也是承认这点的。<sup>2</sup>

伊斯兰共和国也发展与其他中东国家内令人同情的社群间的联系，尤其是那些无法为其母国的政治结构所代表、陷于边缘化的社群，以此来扩展它的地区影响力。在很多情况下，伊朗向本地区中没有选举权的什叶派社群（如在黎巴嫩和伊拉克）伸出援手，也跨越教派界限帮助那些无依无靠的逊尼派团体（如反塔利班的阿富汗人、伊拉克库尔德人、被占领土上的巴勒斯坦人）。这些联系使得伊朗能弥补其战略纵深的不足并预防本地区其他国家在美国、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的影响下结成反伊阵线。伊朗上述盟友的政治收获又会进一步扩大伊朗的受益。只要有机会，伊朗的伙伴们已一再证明自己在本地选举中能够取胜，并且赢得理所当然：因为它们确实代表了始终存在但又缺乏合法地位的选民。伊朗对这些选民的有效支持意味着这些国家里任何政治参与的扩大都会增强德黑兰盟友的权力，而这将使得伊朗在本地区的长期影响变得真正无法回避。<sup>3</sup>

目前，随着伊核协议的签署及初步实施，伊朗国内政治光谱内的各类精英都认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正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中的一员。对于什么是助力伊朗崛起的最合适的经济和战略方针，精英人士在某些方面上还有异议，但大家对于最终目标存在广泛共识。的确，有些伊朗人士精英认为伊朗现在应该可以与巴

1 关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政治体制，参见 *ibid.*, pp. 141-187, pp. 195-275, pp. 397-402.

2 The Pentagon's 2014 "Annual Report on Military Power of Iran," <http://freebeacon.com/wp-content/uploads/2014/07/Iranmilitary.pdf> says, "Iran's military doctrine is defensive. It is designed to deter an attack, survive an initial strike, retaliate against an aggressor, and force a diplomatic solution to hostilities while avoiding any concessions that challenge its core interests." 相关讨论参见 Flynt Leverett and Hillary Mann Leverett, *Going to Tehran*, pp. 15-22, pp. 25-26, pp. 79-90.

3 关于伊朗的“代理人”战略，参见 *ibid.*, 64-78 and Flynt Leverett and Hillary Mann Leverett, *Going to Tehran*, pp. 64-78; "Reality Check: America Needs Iran," *The National Interest*, Apr. 7, 2015, <http://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reality-check-america-needs-iran-12561?page=show>.

西、德国、印度和日本这样的国家平起平坐——虽然这些国家不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但在联合国改革的相关讨论中，它们被普遍认为是希望获得这种地位的候选国。世界各地的精英也越来越把伊朗视为一个崛起大国，无论是经济上，政治上还是战略上。

本文分析了塑造崛起中的伊朗未来战略方针的动力。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不愿过度依赖于任何一个外部伙伴，或一群少数的伙伴，伊朗国内政治中各个方面的精英都强调平衡外交的重要性。但是即便在这一分析框架内，德黑兰仍然需要决定其与各区域外大国间关系的轻重缓急。所以，本文的第一部分讨论美国 and 伊朗相互间如何看待、揣摩对方，这种互动如何影响中东地区的发展，以及这种发展又如何影响了美伊互动。本文第二部分考察伊朗扩大它与美国之外的重要国家联系的若干选项，这些国家包括美国在欧洲与东亚的盟国，以及俄罗斯和中国这样的非西方大国。

## 一、美伊关系与中东地区局势

在考虑伊朗在伊核协议签署之后的战略方针时，从美伊关系的角度出发是有益的。伊朗在革命后一直将美国视为对其政治统合与国家独立的首要威胁。本着先前看的态度，考虑到诸多长期因素，伊朗并不反对改善美伊关系。但美国一直拒绝在伊核协议之外改善同伊朗的关系。这一因素强化了伊朗的认识，即：美国对于接受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仍然很勉强，这就为其他大国在没有美国“竞争”的条件下建设对伊关系打开了通路。

### 伊朗与美国

与刻板印象不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并不是条件反射式地、毫无转圜余地对美国采取敌视态度。实际上伊朗已经表明，与西方世界尤其是同美国保持更好的关系符合伊朗明确而长远的国家利益。在过去25年里，当美国需要伊朗帮助时，伊朗在许多议题上一直同美国合作，并常常抓住各种机会探索改善美伊关系的可能性。反而是美国多次阻挡了双边关系改善的进程，拒绝伊朗的提议，这加剧了伊朗领导人关于美国将永远不会接受伊斯兰共和国的疑虑。<sup>1</sup>

伊朗的决策者意识到，没有更好的美伊关系，伊朗就无法解决其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所面临的挑战，或者至少无法以最好的方式解决。而美伊关系的改善也会推进伊朗的经济现代化，并发挥其作为石油出口国的巨大潜力。但是，与巴列维王朝时期不同，伊朗的领导层从来不愿以牺牲伊朗的主权或战略自主性来换取同美国恢复（良好）关系。虽说在过去的37年里，德黑兰的态度一直是准备与

---

1 相关讨论参见：Flynt Leverett and Hillary Mann Leverett, *Going to Tehran*, pp. 102-138.

美国实现和解，只要美国接受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作为一个拥有合法国家利益的合法政治实体，并愿意互利而平衡地协调双方的核心利益。但从伊朗的角度来看，美国官方尚未表明愿意在这些条件下同伊朗打交道。

在这个关口，围绕什么才是指导伊朗未来崛起的正确经济与战略方针的问题，伊朗精英人士最明显的分歧是伊核协议在多大程度上能看作美国对伊态度的转折点。鲁哈尼总统及其政府所代表的那部分精英人士对此持相对乐观的态度。对于他们来说，伊核协议显示出，虽然此前美国一直让伊朗失望，但如果德黑兰在外交上足够高瞻远瞩，美国可以改变其对伊斯兰共和国的看法并与其达成协议。展望未来，这些精英人士倾向于把美国视为伊朗战略上和经济上最为关键的对话者，在鲁哈尼今年年初为重振伊朗经济发展而呼吁谈判“第二份伊核协议”（JCPOA 2）的讲话里，这一点隐含其中，但它是重要的题中之意。<sup>1</sup>

但另一部分伊朗精英人士（他们中间最显赫的是最高领袖大阿亚图拉·赛义德·阿里·哈梅内伊，他过去有很多与美国有关的负面经历）来说，随着事态发展，他们现在愈发怀疑美国是否真能接受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哈梅内伊仍然认为，如果美国确实准备在德黑兰可以接受的条件下同伊朗打交道，这将对伊朗有益，但这需要华盛顿显示出美国已经准备好在对伊政策上改弦更张。哈梅内伊对美国意图的怀疑体现在他最近的言论中——他谴责美国执行伊核协议不力，没有兑现放松对伊制裁的承诺，认为这是美国“欺骗”的又一例证。他严厉反驳了关于为了伊朗经济的未来而谈判“第二份伊核协议”的观点，理由是目前的伊核协议并未给乐观主义者带来期待之中的好处。<sup>2</sup> 哈梅内伊和伊朗其他怀疑派人士强调平衡地发展同世界其他国家包括非西方大国的关系，这些国家是俄罗斯、中国、印度，以及（在可能条件下）美国在欧洲和亚洲的盟国。

这场辩论最终结果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如何通过执行伊核协议以及其他问题与伊朗展开互动，也取决于伊朗人对这种互动的看法。在此关头，我们几乎没有理由期待美国从根本上改变对伊朗的立场，无论是奥巴马总统在他的剩余任期内，还是他的继任者，都不会这么做。

这是我们从学者和美国前政府官员的角度得出的判断。我们一贯认为美国出于自身利益需要，应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恢复关系，就如它20世纪70年代同中

---

1 参见：Saheb Sadeghi, “Why Does Rouhani Want a Second JCPOA?” Al-Monitor, March 28, 2016, <http://www.al-monitor.com/pulse/originals/2016/03/iran-jcpoa2-barjam2-rouhani-khamenei.html>.

2 See “Ayatollah Khamenei Suggests 10 Ways to Defeat US’ Two-Track Option,” March 21, 2016, <http://leader.ir/en/content/14478/The-Leader's-Norouz-address-in-the-holy-city-of-Mashhad>.

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关系一样。<sup>1</sup> 冷战结束后,美国对中东的介入堪称是教科书般的“帝国过度扩张”(imperial overstretch)的实例——一个大国对外扩张的战略雄心与所承诺的责任,超出了它支撑这些目标的能力。<sup>2</sup> “9·11”事件后,美国以军事手段和其他强力干预措施,重整中东乃至最终将这一地区置于自己支配之下的努力不仅仅是遭遇败绩,事实证明这些做法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深刻地损害了美国的战略地位。若要挽回局面,需要华盛顿采取一种新的中东战略,不以强力追求支配地位,而以合理而稳定的均势为目标。实行这样一种战略需要美国同所有重要的地区行为体打交道,尤其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因为它日渐增长的影响力已成为中东政治中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

现如今,如果没有同伊朗的积极关系,美国就无法实现她所宣布的在中东的若干目标,如与“基地”组织和自称的“伊斯兰国”这样的圣战者武装团体作战、解决叙利亚和也门的冲突、阻止塔利班再次以暴力推翻阿富汗现政权,以及促进真正的地区安全。虽然这些都是实现美国利益明显需要的,但美国的政治和政策精英仍对同伊朗的和解相当抵触。这种抵触可以从美国在伊核协议缔结前后的相关辩论中看出,其主要争论点在于该协议将如何影响美国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整体态势。

### 核协议与美国静态的对伊政策

在伊核协议达成前,奥巴马政府内部在是否将可能的核协议作为扩大对伊开放的跳板这点上,确实没有共识。美国方面的即期动机只是寻求达成一个协议,这点在战略上具有过于狭隘的双重性。

首先,在奥巴马总统的第一任期,他和他的若干顾问日益担心,在应对伊朗正在进行的自主铀浓缩能力开发上,美国的相关政策会有什么结果。具体来说他们的担心是:如果伊朗继续发展铀浓缩能力,在没有外交解决方案的情况下,奥巴马会受到来自国内选民和以色列这样的地区盟友的更大压力,要求对伊朗核设施发动军事打击。奥巴马判断,如果美国为了阻止伊朗在国际监督下进行的铀浓缩活动而在中东再打一场仗,那么这场战争对美国在该地区地位的自我破坏程度可能远甚于美国对伊拉克的入侵和占领。

在其第一任期,奥巴马未能将这一评估转化为认真的对伊外交姿态。相反,

---

1 参见: Flynt Leverett and Hillary Mann Leverett, “Reality Check” and *Going to Tehran*; see also Flynt Leverett and Hillary Mann Leverett, “Busted Stuff: America’s Disastrous Iran Policy,” *The National Interest*, March 28, 2015, <http://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busted-stuff-americas-disastrous-iran-policy-12500?page=show>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and the Middle East’s New ‘Cold War,’” *The International Spectator* 45, No. 1 (March 2010).

2 参见: Paul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pp. 1500-2000*,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7.

为强化民主党的基础，他选择了让希拉里·克林顿担任国务卿，而她反对奥巴马竞选总统时提出的对伊恢复接触的外交理念，并宣称如伊朗不跟随美国的外交政策，就将其“彻底消灭”。奥巴马还让其他宣称反对（对伊）再接触政策的人进入政府并执掌对伊政策，如丹尼斯·罗斯（Dennis Ross）、加里·萨莫雷（Gary Samore）和雷·塔克耶（Ray Takeyh）。在这些顾问的影响下，奥巴马继续执行其前任的政策，即要求伊朗必须完全放弃自主铀浓缩努力，而这是德黑兰一直拒绝的。但当奥巴马再次当选并开始其第二个任期后，随着克林顿国务卿和萨莫雷的离职（罗斯和塔克耶那时已经离职），奥巴马认为美国对伊开战的风险降低，这使得他对伊核外交采取了更加认真的态度。

第二，奥巴马和他的一些顾问担心对伊制裁措施，尤其是次级制裁（即制裁同伊朗有贸易关系的其他国家，译者注），作为政策工具作用已达极限。<sup>1</sup> 次级制裁在法律上和政治上都很棘手：几乎所有国家都认为这种制裁违反世界贸易组织（WTO）相关规则，属于美国法律超出本国范围的（不合法）应用。就是美国的欧洲盟友也警告，如果美国将这种制裁施加于欧洲公司头上，他们就要考虑通过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起诉美国，而美国在这种情况下必输无疑。这也就是为什么虽然美国政府急于利用次级制裁的威胁来阻吓他国公司同伊朗做生意，却很少将其付诸实施的原因。

奥巴马进入第二任期后，他明白国会通过的新一轮次级制裁法案要求他的政府去制裁诸如中国这样的美国主要经济伙伴，如果他们不在一年内停止购买伊朗石油的话。奥巴马判断，这将可能促使中国至少挑战美国的制裁依据，并采取激烈措施打破涉及伊朗的次级制裁。为避免这种局面出现，奥巴马政府在与德黑兰的伊核外交上变得更加严肃认真。

以上就是奥巴马在第二任期之初的2013年3月派遣副国务卿伯恩斯（William Burns）前往阿曼秘密会见伊朗外交官的原因，虽说这倒也不是追求“尼克松访华”那般对伊关系的突破。伯恩斯首次转告伊方，奥巴马政府认为必须就伊核问题达成协议，而且这份协议包含美国接受伊朗在国际监督下进行铀浓缩的内容。<sup>2</sup> 奥巴马接受现实和监督伊朗铀浓缩原则（至少是隐含的）的意愿，推动了外交进程，其高潮就是两年后达成的伊核协议。但正如国家安全顾问苏珊·赖斯（Susan Rice）最近所言，对于奥巴马政府来说，这份“协议的重点从来都不是试图开启美伊关系的新纪元……它的目标非常简单，就是让一个危险的国家实质性

---

1 在美国的法律和政策中，“直接（Primary）制裁”和“次级（Secondary）制裁”不同，前者着眼于限制被制裁国家进入美国市场，并限制美国实体同制裁对象国家的商业来往；后者旨在惩罚美国司法管辖范围之外的第三方国家与美国制裁对象国的合法商业往来。

2 基于同伊朗、美国和阿曼官员的谈话，参见 Laura Rozen, “Inside the Secret U.S.-Iran Diplomacy That Sealed Nuke Deal,” *Al-Monitor*, Aug. 11, 2015, <http://www.al-monitor.com/pulse/originals/2015/08/iran-us-nuclear-khamenei-salehi-jcpoa-diplomacy.html#>.

地减少一些危险”。<sup>1</sup>

伊核协议现在已开始正式执行，美国在如何利用协议方面仍有两个选项：一是将这一协议视作继续改善美伊关系的第一步；二是仍将它看作成一个狭义的军备控制措施，以确保核武器不落入“坏人”的手中，除此之外，别无他意。至少奥巴马政府中的某些官员希望伊核协议能对双边关系的改善起到催化剂的作用，但即便他们也承认政府内部尚未对此形成共识。

美伊外交渠道促成并支持了伊核协议的相关谈判，人们将继续利用这些渠道帮助双方执行伊核协议的方方面面。某些情况下，这些渠道还能用于解决其他问题，如2016年1月促成了被伊朗扣押的美国海军人员获释，他们未经授权（乘船）进入了伊朗领海。此外，伊核协议达成后，奥巴马政府也接受了俄罗斯长期坚持的意见，即伊朗应被纳入国际叙利亚支持组织（International Syria Support Group）。

但是，奥巴马政府在其剩余任期内，不大会按部就班地采取措施说服哈梅内伊及其他心存疑虑的伊朗人，使他们相信美国真的准备接受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并与之相处。的确，奥巴马政府难以兑现伊核协议关于切实取消（对伊朗）制裁的承诺，这种情况意味着美国可能不会全面履行伊核协议，即便仅仅是在狭义的军控措施的意义上。预计这种局面在下一任总统的任期内也不大可能得到改善。事实上，无论是哪一位最有可能性接替奥巴马职位的继任者，无论是民主党的希拉里·克林顿，还是共和党的唐纳德·特朗普，情况都只会变得更糟。

**在可预见的未来，伊核协议不大可能成为美伊全面发展新关系的基础。**

总之，在可预见的未来，伊核协议不大可能成为美伊全面发展新关系的基础。相反，在对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和叙利亚的军事干涉失败后，它将成为华盛顿遏制伊朗最合适的政策。在美国的主流话语中，伊核协议通常被批判为对伊朗过于妥协、不够强硬，但从来没有人批评它未能做得更好以促进美伊关系的进一步缓和。无论是在国会还是美国政治体系中的其他部分，鹰派人物尤在，他们希望利用非核议题（如伊朗的导弹项目和人权问题）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实施新的制裁，并进而破坏美国对伊核协议的承诺。

好以促进美伊关系的进一步缓和。无论是在国会还是美国政治体系中的其他部分，鹰派人物尤在，他们希望利用非核议题（如伊朗的导弹项目和人权问题）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实施新的制裁，并进而破坏美国对伊核协议的承诺。

### 美国的伙伴国与中东乱局

从根本上说，美国对伊朗政策的静态性与故态复萌的持续风险，都源于美国精英不愿放弃本国在后冷战时代与后“9·11”时代对中东霸权的追求，即便这一追求已明显失败。这种不情愿深深地根植于美国的政治与战略文化，<sup>2</sup> 美国传

1 Jeffrey Goldberg, "The Obama Doctrine," *The Atlantic*, April 2016, <http://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archive/2016/04/the-obama-doctrine/471525/>.

2 相关讨论参见 Flynt Leverett and Hillary Mann Leverett, *Going to Tehran*, pp. 285-368.

统的地区伙伴国——最典型的是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强化了美国的这种不情愿。长期以来，这些所谓的盟友鼓励美国以自我毁灭的方式追求中东霸权，同时自己采取有损于美国国家利益的政策。<sup>1</sup>如今，以色列、沙特阿拉伯和其他美国的地区伙伴国都担心伊朗的崛起，也担心真正的美伊缓和将会导致美国与它们之间关系的调整。

今天，无论是以色列还是沙特阿拉伯政府都不真正代表其所治理的多数人民，结果谁都没有给这个地区带来更具有参与性的政治。伊朗地区战略中“代理人”的力量，意味着中东各国政治参与的扩大会增加德黑兰盟友们的势力；而对于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来说，情况恰恰相反，政治参与的扩大对它们的利益不利。同理，无论是以色列还是沙特，在向争议性地区施加积极的政治影响力这一点上，都缺乏同伊朗进行竞争的实力。倘若它们依靠自己的力量，只会让局面变得更糟。

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非对称国防部署态势相反，以色列的军事部署态势本质上就是进攻性的，这反映了以色列根深蒂固的地区扩张主义议程。以色列的战略学说，在以军圈子里被误导性地贴上了“威慑”的标签，这种学说依赖于以色列和使用武力（to use force）的关系——能够首先使用武力，能够不成比例地使用武力，能够为任何以色列领导人所渴望实现的目的使用武力。<sup>2</sup>而长期以来，伊朗是一个既有物质潜力也有战略决心去约束以色列单方动武自由度的地区大国。因此，任何伊朗战略能力和地位的提高皆与以色列最深层的战略利益相左。<sup>3</sup>

对沙特阿拉伯来说，伊朗的崛起讲好听点是引起了对均势的担心：伊朗在人口和疆域上都大于这个王国，且在科技上更加先进。但利雅得真正担心的是一个经典政治问题，它所强调的是如何按照伊斯兰教义合法地进行治理，虽然这个问题被沙特人欺骗性地表述为一个逊尼派和什叶派关系的议题。“政治伊斯兰”（political Islam）这个提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伊朗革命的反应，但与沙特和其他波斯湾地区君主国所宣称的不同，伊朗并没有在这一地区“输出”革命。<sup>4</sup>不过，

---

1 例如以色列对阿拉伯人口密集区的公开占领以及对其邻国的进攻性军事部署态势；沙特阿拉伯在本地区对暴力性的逊尼派圣战者的支持，以及对本地区温和逊尼派穆斯林的压制。

2 Efraim Inbar and Shmuel Sandler, "Israel's Deterrence Strategy Revisited," *Security Studies* 2, No. 2 (Winter 1993–1994) and Flynt Leverett and Hillary Mann Leverett, "Iran Is No Existential Threat," *Foreign Policy*, December 4, 2009, <http://foreignpolicy.com/2009/12/04/iran-is-no-existential-threat/>.

3 埃胡德·巴拉克（曾任以色列国防部长）2012年的一席话反映了以色列安全精英的看法，即伊朗某种“突破”能力的实现将限制以色列单边动武的自由度。见：“Imagine we enter another military confrontation with Hezbollah, which has over 50,000 rockets that threaten the whole area of Israel... A nuclear Iran announces that an attack on Hezbollah is tantamount to an attack on Iran. We would not necessarily give up on it, but it would definitely restrict our range of operations.” Quoted in Ronen Bergmann, “Will Israel Attack Iran?”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January 25, 2012.

4 相关讨论参见 Leverett and Mann Leverett, *Going to Tehran*, 18–19.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从建国伊始就对外宣称穆斯林可以通过选举产生在宗教和政治意义上都具有合法性的政府。从沙特的角度来看,如果这种观点在穆斯林世界获得拥护,那么无论是采取何种形式——伊朗的什叶派,还是像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竞选那样的逊尼派形式,有关阿拉伯世界君主制统治的合法性主张都将难以立足。<sup>1</sup> 伊朗的政治参与模式也开始超越“食利国家”(“rentier state”)的界限,这是利雅得难以企及的。

为防止美国与本国关系发生显著的调整,美国在中东的传统盟友们坚持不懈地致力于尽可能分化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同整个地区的关系。美国在中东的大规模军事存在(成千上万的部队,大型军事基地,以及向本地区亲美国国家出售、转交数十亿美元的军火),只能靠有关对这些政府的外部威胁论调才站得住脚。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都警告说德黑兰的什叶派伊斯兰主义者试图“夺取”整个中东,但伊朗并未试图建立自己的地区霸权。相反,伊朗的目标是防止任何区域内或区域外国家获得对伊朗战略环境的霸权。尽管如此,现在以色列、沙特阿拉伯和其他传统的美国盟友还是习以为常地将伊朗描绘成威胁中东地区稳定的主要国家。如此一来,他们便可以期望在伊核协议签订之后,仍能迫使美国站在这些老牌地区盟友一边来反对伊朗,并阻碍美伊关系的进一步改善。

### 美国的自信不足与伊朗的政策选项

中东地区的美国传统盟友强化了美国在本地区的霸权主义议程,而它们在这方面的努力和华盛顿对此的反应又影响了德黑兰对其战略选项的权衡。具体来说,事态的发展以三种相互联系的方式促使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产生这样的看法:在可预见的将来,同美国恢复关系并不是一个有意义的政策选项。

首先,为减轻美国老牌盟友们的焦虑,尽管奥巴马政府在伊核协议上取得了进展,也把伊朗纳入解决叙利亚问题的多边外交进程中,但美国仍然继续加强其早已对以色列、沙特阿拉伯和波斯湾地区较小的君主国的军事支持,而这种军事支持的规模原来就已经很大。奥巴马政府向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额外转交了数十亿乃至上百亿美元的军备物资,这些号称是为了遏制伊朗的行动,使得伊朗更加认为美国仍然不愿意接受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也不愿意从根本上改善与伊朗的关系。

其次,美国的中东盟国分化伊朗与本地区关系的做法也损害了德黑兰的战略地位。在过去15年的绝大多数时间,伊朗在本地区的地位稳步上升。但最近几年,华盛顿的地区伙伴给伊朗的战略资产施加了许多压力。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投入大量经济、政治和军事资源打压伊斯兰参与性治理的穆兄会模式,阻止逊尼

---

1 这也是为什么在“阿拉伯觉醒”中,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一直把穆斯林兄弟会在逊尼派阿拉伯国家的突然崛起视为对自身政治秩序的致命威胁。

派阿拉伯国家扩大政治参与（这种扩大可能会增强伊朗的影响力）。沙特阿拉伯召集反对派力量和外国战斗人员，包括与“基地”组织有关的武装圣战分子，试图推翻叙利亚政府和破坏伊拉克政府。如此一来，沙特就打击了伊朗地区立场的支柱并煽动起反什叶派情绪，这迫使德黑兰更坚决地捍卫其战略地位，甚至不惜采取军事手段，如它在叙利亚所做的那样。美国对其盟友所作所为的支持，如奥巴马政府要求叙利亚总统阿萨德下台，为沙特阿拉伯在也门的战争提供情报与后勤支援等，都强化了伊朗的认识，即美国仍不愿意接受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并重新建立对伊关系。

同时，美国在中东的盟国也寻求限制并尽可能消弭本地区任何扩大政治参与的努力，这可以称得上是以色列、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联手支持的一场“反革命”。为达此目的，沙特阿拉伯及其他较小的波斯湾君主国，如阿联酋、卡塔尔等，一直在使用军事部署、准军事代理人、政治、教派及金融方面的各种手段。

再次，奥巴马政府对美国的中东盟国的“再保证”政策，尽管是伊核协议的进程中同时实施，也已经给美国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关系造成了负面后果。具体来说，这使得美国政坛和政策圈中那些原本就对全面改善美伊关系抱勉强态度的人更加固执己见，从而为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创造机会，使它们在没有美国“竞争”的条件下，打造自己与伊朗的经济和战略纽带。

## 二、伊朗与地区外其他大国关系的发展

本部分的论述主要涉及伊朗在中短期内扩大其与域外主要大国联系的若干政策选项及其相关考虑。我们评估的基点是：我们认为伊朗盘算的政策选择存在这样一个倾向，即与美国以外的其他重要行为体建立联系，这将对未来伊朗的战略方针方向产生重大影响。当然，这一点已在德黑兰的决策过程中有所体现，它集中反映在两个范围宽广且又互不排斥的方面：在不对美国抱有太多期待的同时，发展同美国的欧洲和东亚盟国的关系；发展同俄罗斯、中国这样的非西方大国的关系。这在民调中也有所反映，马里兰大学进行的高质量民调显示，越来越多的伊朗人对俄罗斯、中国 and 法国的好感度上升，而对美国的好感度下降。<sup>1</sup>

---

1 Ebrahim Mohseni, Nancy Gallagher, and Clay Ramsey, *Iranian Attitudes in Advance of the Parliamentary Elections: Economics, Politics, and Foreign Policy*, College Park: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and Security Studies at Maryland, February 2016, <http://www.cissm.umd.edu/sites/default/files/Iranian%20Attitudes%20in%20Advance%20of%20the%20Parliamentary%20Elections%20-%2020020116%20-%20FINAL%20-%20sm.pdf>, pp. 21-23 and Nancy Gallagher, Ebrahim Mohseni, and Clay Ramsey, *Iranian Public Opinion on the Nuclear Agreement*, College Park: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and Security Studies at Maryland, September 2016, <http://www.cissm.umd.edu/sites/default/files/CISSM-PA%20Iranian%20Public%20Opinion%20on%20the%20Nuclear%20Agreement%20090915%20FINAL-LR.pdf>, pp. 14-18.

## 向往“美国以外的西方”

鲁哈尼政府正在探索，看看伊朗在发展与经合组织（OECD）国家更紧密的经济关系方面可以走多远，这包括同多个欧洲国家以及日本、韩国这样的亚洲先进国家间的关系。这一路径过去已有所尝试，正如伊朗官员所说，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德黑兰就开始探索向“美国以外的西方”（West without America），尤其是向欧洲和日本开放。这个提法也反映出—个事实，即大阿亚图拉哈梅内伊对美国是否真正打算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共存并接受其存在，产生了日益增长的疑虑。<sup>1</sup> 伊朗的商业界与消费者可以明显感觉到，来自欧洲和东亚经合组织成员国的公司、产品、资本和技术有利于伊朗的经济发展。但是，即便获得了暂时的成功，伊朗的这些努力最终也无法让这些国家不顾及它们与华盛顿的关系而与伊朗保持建设性的伙伴关系。在21世纪头十年的后半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同这些国家的关系基本陷于停顿。

现在的局面已有所不同，至少在某些伊朗精英看来是如此，原因是有了伊核协议，而且伊朗一直遵守这个协议。正如一位伊朗高级官员所言，伊核协议

### 伊核协议有助于 其他西方国家拓展和 深化对伊关系。

有助于在其他西方国家拓展和深化对伊关系时，“不让美国挡道”。在伊核协议签订后，也确实有很多经合组织成员国的政府和公司对发展同伊朗的更紧密关系表现出强烈的兴趣。

在伊核协议缔结前，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费德丽卡·莫盖里尼（Federica Mogherini）就曾经组织过一个基础广泛的欧洲理事会倡议，指出了若干在经济、政治和战略领域对伊合作的潜在方面。2015年7月伊核协议达成后，莫盖里尼便率领一个欧盟高级代表团前往德黑兰。<sup>2</sup> 在2016年4月某次访问的行程中，她发表声明说，“欧洲曾经是伊朗主要的贸易伙伴，我们决心再次获得此地位”。<sup>3</sup> 欧盟委员会也建立了自己同伊朗的直接联系渠道：

- 自伊核协议缔结后，伊朗已接待了若干欧洲来访的部长级政治代表团（它们通常伴有高级商业代表），包括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波兰

1 Seyed Hossein Mousavian, *Iran-Europe Relations: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Oxford: Routledge, 2008, p. 64.

2 “After Iran Deal, Mogherini Holds Talks in Tehran on Implementation: Stresses ‘New Chapter,’” European Union External Action, July 20, 2015, [http://eeas.europa.eu/top\\_stories/2015/290715\\_federica\\_mogherini\\_in\\_iran\\_en.htm](http://eeas.europa.eu/top_stories/2015/290715_federica_mogherini_in_iran_en.htm).

3 “EU Foreign Policy Chief Arrives in Iran’s Capital for Talks,” Press TV, April 16, 2016, <http://www.presstv.ir/Detail/2016/04/16/461003/EU-Mogherini-Iran-Tehran-Zarif/> and “EU Seeks to Ease Concerns Over Trade with Iran,” *Financial Tribune*, Apr. 18, 2016, <http://financialtribune.com/articles/national/39766/eu-seeks-ease-concerns-over-trade-iran>.

和西班牙；奥地利和意大利则分别派出了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领衔的代表团。2016年1月，伊朗总统鲁哈尼对法国和意大利进行了国事访问，其间签署了总值550亿美元的销售与投资合同，涉及商用飞机、公共交通、能源、金属和汽车等行业，还签订了多个谅解备忘录。

- 欧盟和多个欧洲国家政府积极向华盛顿施加影响，反对美国在伊朗遵守伊核协议时仍然继续阻碍实质性放松对伊制裁。<sup>1</sup>

在亚洲的经合组织成员国中，日本外相已经访问过德黑兰，并在访问期间与伊朗签署了双边投资协定，还帮助建立了日伊合作委员会。安倍首相的夫人计划2016年5月访问德黑兰，安倍首相本人则将在8月访伊。<sup>2</sup> 日本对伊朗的商业兴趣高涨且涉及广泛的领域。几家重要的韩国企业也开始在伊朗开展商业活动。韩国总统朴槿惠于2016年5月同几位高级商业领袖一起访问了德黑兰。<sup>3</sup>

毫无疑问，在发展同欧洲和东亚的经合组织成员国有利的经济伙伴关系方面，伊朗会尽可能走得更远。只要人们认为伊朗遵守伊核协议，德黑兰就可能在维持与美国盟友的经济联系上取得比21世纪头十年更大的成功，即便伊美关系从当前这种（有所节制的）伊核协议签署后的均衡水平下降。不过，无论伊朗的政治和商业精英如何判断这些国家的公司和技术典型意义，欧洲、日本和韩国都无法针对美国的权力提供任何有意义的战略对冲和战略掩护。因此，伊朗必须加强自己同非西方大国间已有的重要联系，尤其是与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

## 向东看

自20世纪90年代初起，当伊朗未能改善同美国的关系时，德黑兰就已经开始致力于发展同其他区域外大国的关系，它们能够帮助伊朗发展经济和应对核心安全挑战，俄罗斯和中国正是这样的大国。

---

1 Thomas Erdbrink, "Europe Says U.S. Regulations Keeping It From Trade With Iran," *New York Times*, April 21, 2016, <http://www.nytimes.com/2016/04/22/world/middleeast/europe-says-us-regulations-keeping-it-from-trade-with-iran.html>.

2 "Report: Japan PM to Visit Iran in August," Press TV, March 7, 2016, <http://www.presstv.com/Detail/2016/03/07/454315/Iran-Japan-PM-Abe-visit-sanctions/>.

3 "South Korea President to Make 1st State Visit to Iran in May," Press TV, April 18, 2016, <http://www.presstv.ir/Detail/2016/04/18/461395/Iran-South-Korea-Park-Geunhye-Rouhani-Parviz-Esmaeili/>; "South Korean President's Iran Visit a 'Turning Point' in Ties, Envoy Says," Tasnim News Agency, April 25, 2016, <http://www.tasnimnews.com/en/news/2016/04/25/1057975/south-korean-president-s-iran-visit-a-turning-point-in-ties-envoy-says/>; "Iran, South Korea Must Boost Strategic Ties: Rouhani," Press TV, May 2, 2016, <http://presstv.ir/Detail/2016/05/02/463622/Iran-South-Korea-Rouhani-Park-Geunhye-delegations/>; and "Tehran, Seoul Must Resist US Malice in Ties: Leader," Press TV, May 2, 2016, <http://presstv.ir/Detail/2016/05/02/463596/Iran-South-Korea-Khamenei-Leader-Park-GeunHye/>.

- 20世纪80年代晚期，从苏军撤兵阿富汗到苏联解体的这段时间，德黑兰就开始同莫斯科发展更紧密的关系，并在俄罗斯联邦取代苏联之后继续这样做。在这些年里，俄罗斯成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最大的军火供应国和先进技术（包括民用核能技术）的重要来源国。
- 中国同样也是伊朗军事装备及技术的重要供应国。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中国也开始成为伊朗石油的主要新增出口市场，以及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最大的外贸伙伴国和境外投资来源。
- 从战略上来说，莫斯科和北京更希望多极化而非美国领导的单极化，两国也极力维护主权与不干涉他国内政（原则）。这使得两国相比较而言是对伊朗更具有吸引力的“一极”。从（俄中两国）的作用上来说，中俄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地位也使它们能够让伊朗免受至少某种形式的来自美国和西欧的压力。

在伊核协议签订前的十多年中，上述这些考虑构成了“向东看”（波斯语为“*negah be shargh*”）这一政策选项的基础，这个词也是大阿亚图拉哈梅内伊发明的。

俄罗斯和中国是  
伊朗外交政策的重点  
国家。

它的意思是，对于伊朗外交政策而言，俄罗斯和中国即便不是排他性的，也是重要的参考点。但在追求这一政策目标的时候，伊朗决策者也常发现俄中为了照顾其与华盛顿的关系，在它们的对伊关系上会打折扣，这使得伊朗自己也要

留意不要过于依赖这些非西方大国。尽管如此，在伊核协议签订后，伊朗正致力于同中俄两国发展原本就比较稳固的经济和战略关系。

**发展同俄罗斯的伙伴关系。**2015年6月伊核协议签订后，西方的决策者预计伊朗会改弦更张，从同俄罗斯发展经济关系，转向同西方国家发展商业和投资关系。伊核协议签订以来，西方的评论家乃至官员还臆测，伊朗与俄罗斯围绕着管控和解决叙利亚、也门的冲突会分道扬镳，进而使西方有可能在莫斯科和德黑兰之间挑拨离间。实际上，伊核协议签订后，伊俄关系在经济和战略方面都得到深化。

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2015年11月对伊朗的访问说明了这种趋势。<sup>1</sup> 普京的访问议程凸显了伊俄加强双边经济和技术关系（包括拓展核能合作）的程度：

- 为了能启动伊核协议的实施进程，俄罗斯在帮助伊朗实现其关于低浓缩铀库存的承诺上发挥了关键作用。俄方机构将参与重新设计伊朗正在阿拉克（Arak）建设的反应堆，并升级伊朗即将在佛罗多（Fordo）使用的

1 这是普京在2007年（当时他处于担任俄罗斯联邦总统的第一个任期）后首次访问伊朗。

用来制造医用放射性同位素的离心机。此外，俄罗斯还承诺：除了由俄罗斯建造的已投入运行的布什尔（Bushehr）核电站之外，将在伊朗再建立8个核电反应堆。

- 普京在德黑兰也许诺会扩大俄罗斯对伊朗的贸易和投资。在此背景下，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阿里·拉里贾尼（Ali Larijani）在他2016年4月访问莫斯科期间说：伊朗“向东看的首要对象是俄罗斯，这是我们的战略选择。考虑到俄罗斯在伊朗的经济和基础设置上的地位，我们会为俄罗斯开‘小灶’”。拉里贾尼随后表示，俄罗斯在它有兴趣投资的任何行业中，都会享有优先地位。<sup>1</sup>

叙利亚冲突已经并继续成为促进德黑兰和莫斯科之间更紧密战略合作的重要因素。这个趋势在伊核协议尚未露出曙光之前就已经出现，2015年11月普京对德黑兰的访问再次确认了这一点。

- 除了与鲁哈尼总统的会面外，普京还同大阿亚图拉哈梅内伊进行了两个小时的会谈。哈梅内伊与普京重申：反对美国及其盟友在叙利亚实行政权更迭。哈梅内伊称赞普京在本地区“挫败了美国的阴谋”。两位领导人确认要加强伊俄两国在叙利亚的军事合作，支持巴沙尔·阿萨德总统领导的政府，打击在叙利亚作战的所谓“伊斯兰国”武装和其他“圣战”团伙。<sup>2</sup>
- 韦拉亚提（Ali Akbar Velayati）曾经担任伊朗外交部长，也长期担任哈梅内伊的高级外交政策顾问。他在（哈梅内伊与普京的）会见之后说，“今天的会见在伊朗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质量极高、长达两个小时，而且不拘泥于形式。这显示了（伊俄关系）的重要性……我在伊朗的对外政策领域工作了34年，在我的记忆里，还没有任何一次会面能够具有如此的重要意义、丰富的内容和高质量。”

最近俄罗斯在联合国安理会阻止了美国以伊朗继续进行导弹试验为理由制裁伊朗的动议。尽管奥巴马政府承认这些试验并未违反伊核协议，但俄罗斯还是拒绝了美方关于伊朗违反联合国安理会2231号决议的说法，这一决议支持伊核协

---

1 “Iran Says Russia Top Investment Priority,” Press TV, April 21, 2016, <http://www.presstv.ir/Detail/2016/04/21/461899/Iran-says-Russia-top-investment-priority/>.

2 Bozorgmehr Sharafedin, “Iran Leader Hosts Putin, Says U.S. Policies Threaten Tehran, Moscow,” Reuters, November 23, 2015,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us-mideast-crisis-iran-russia-idUSKBN0TC1M520151123>.

议。<sup>1</sup> 而且，莫斯科支持伊朗成为上海合作组织（SCO）的正式成员国。<sup>2</sup>

**扩大同中国的伙伴关系。**伊核协议后伊朗和中国关系在经济和战略方面都进一步深化。着眼于未来，中国几乎确定无疑地会保持其伊朗石油主要增量出口市场的位置。在扩大双边经济和技术关系方面，德黑兰和北京也有多个计划正待敲定。中国将在阿拉克反应堆的改建中发挥中心作用。此外，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加入了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

两国同样也在战略层面进一步发展他们的关系：

- 德黑兰和北京正在就阿富汗局势的发展及其对地区安全的影响展开对话。既然国际社会已解除对伊朗的制裁，北京同意伊朗成为上海合作组织的正式成员国。<sup>3</sup>
- 中国并未直接卷入叙利亚冲突，但中国还是在联合国安理会中为伊俄两国力挺阿萨德政府的努力提供了重要的政治和经济支持。伊俄挫败了美国在中东强推的另一项政权更迭计划，共同打击伊斯兰国。
- 伊朗外交部长穆罕默德·贾瓦德·扎里夫（Mohammad Javad Zarif）2015年9月访华期间，重申了韦拉亚提博士以及其他高级官员在访华期间做出的声明，即在伊核协议缔结后，中国仍将是伊朗非常重要的战略和经济伙伴。

同时涉及中伊关系的经济 and 战略层面的是，伊朗已经公开表示支持中国的“新丝绸之路”计划，即人所共知的“一带一路”。韦拉亚提博士作为大阿亚图拉哈梅内伊的外交政策顾问和权力委员会（Expediency Council）战略研究中心的负责人，<sup>4</sup> 已经成为德黑兰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关键人物。韦拉亚提博士一贯

---

1 See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2231, S/RES/2231 (2015), July 20, 2015, <http://www.un.org/press/en/2015/sc11974.doc.htm>.

2 Rohollah Faghihi, “Why Did Velayati Meet with Putin?” *Al-Monitor*, February 11, 2015, <http://www.al-monitor.com/pulse/originals/2015/02/iran-russia-nuclear-deal-velayati.html> and “Iran Seeks to Boost Regional Ties with Russia: Leader’s Aide,” Press TV, February 1, 2016, <http://www.presstv.com/Detail/2016/02/01/448271/Iran-Russia-Velayati/>.

3 根据2016年6月2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和其他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共同签署的《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十五周年塔什干宣言》，伊朗目前仍为上海合作组织的观察员国。该宣言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欢迎关于伊朗核问题的《联合全面行动计划》开始切实落实，认为该文件的顺利执行有利于扩大国际合作，促进地区内外的和平、安全与稳定。”重申：上海合作组织“对于符合本组织法律文件中规定的准则和条件的相关国家是开放的。”见：《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十五周年塔什干宣言》，《人民日报》2016年6月25日第2版。译者注。

4 权力委员会（Expediency Council）是伊朗最高领导层的决策咨询机构，并有权裁决议会和指导委员会（Guardian Council）之间就立法问题产生的争议。权力委员会的成员由伊朗最高领袖任命，均为伊朗宗教界、政界和社会的重要人士，现任主席为前总统拉夫桑贾尼（Hashemi Rafsanjani）。译者注。

认为，要保护欧亚大陆免遭美国的渗透和“圣战者”的军事袭扰，伊朗必须同中国和俄罗斯进行紧密合作。他还认为，当今保护欧亚大陆需要新丝绸之路计划获得成功。

2016年1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伊朗，这是14年里中国国家元首对伊朗的第一次访问。访问期间，习主席做出了扩大和深化中伊经济 and 战略关系的高层政治承诺，双方签订了涉及经济和技术诸多领域的一系列协议，其中最重要的是由中国进出口银行融资在伊朗建设高速铁路的协议，这是伊朗加入新丝绸之路计划的一个切实步骤，具有潜在的关键性意义。在德黑兰，习主席也同大阿亚图拉哈梅内伊进行了内容丰富的会谈。习主席还同鲁哈尼总统签署了双边联合声明，宣布把中伊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明确声明中国支持伊朗成为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

### 简短的结论

如上所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不想完全依赖于任何单一的战略伙伴或几个战略伙伴。因此，当考虑伊朗未来的战略方针时，德黑兰将尽可能地实行平衡的外交政策，在发展同区域外大国的关系方面尤其如此。

在可预见的将来，伊斯兰共和国不可能实现伊朗精英所希望见到的那种情况，即同美国实质性地恢复关系，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的政策选择所致。因此，在近期和中期，伊朗将集中精力同美国以外的主要国家发展建设性关系。本文的分析认为，若谈及伊核协议后同伊朗建立积极的经济 and 战略伙伴关系的机会，潜在的大赢家是俄罗斯、中国这样的主要非西方大国，随后是欧洲国家、日本和韩国。

（李卓 译；徐彤武 校）